

长篇复仇言情武侠小说



池田忠著

龙虎 奇侠传

龙虎奇侠传
Longhu Qixia Zhuan
池敬基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责任编辑: 涛声 责任校对: 欣欣
封面设计: 郑安

ISBN 7-5313-0194-6/I 132 定价: 3.5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豪气雄风	忠门洒碧血	
	柔肠铁胆	显威八字桥	1
第 二 回	水底逃生	夫妻悲分手	
	父解恩州	千里紧跟踪	14
第 三 回	千钧一发	忽来侠义士	
	绝处逢生	师徒巧邂逅	25
第 四 回	隐姓埋名	投军为幕客	
	书生请纓	羽书渡汉水	36
第 五 回	樊城寻徒	大侠重出世	
	一剑双钩	同心出危城	48
第 六 回	流水无情	英雄险作鬼	
	落花有意	美女空怀春	58
第 七 回	深宫盗妃	一怪显奇能	
	见义勇为	大闹半闲堂	71
第 八 回	误落陷阱	英雄斥仇敌	
	飞刀寄柬	老贼夜惊心	82
第 九 回	牢中日月	红颜悲薄命	
	阴阳两隔	毅魄哭忠魂	94
第 十 回	三探葛岭	“孔雀”除“秃狼”	
	巧谋诈计	英雄出牢笼	105

第十一回	太乙官前 一剑凝霜	双钩斗七怪 壮志吞敌胆	118
第十二回	困兽犹斗 着人先鞭	勇哉白孔雀 美也黑天鹅	129
第十三回	真人受刑 传音入密	郑虎臣被擒 林琴留玉镯	142
第十四回	新宠微言 深宫救妃	权臣逼庸主 侠士潜行踪	155
第十五回	御史府中 琵琶掌下	正邪大交兵 “臭螃蟹”丧生	168
第十六回	乔妆改扮 铁靴逼供	女侠临虎穴 谋士费心机	180
第十七回	英雄落难 情人断骨	同受縲绁苦 急解“将军带”	192
第十八回	御史设谋 庇护权奸	侠女谒凤阙 昏君轻社稷	203
第十九回	接骨疗伤 千里寻夫	宝刹请高僧 驿馆恨难平	215
第二十回	一曲新词 异地同心	无心泄机密 共报家国仇	227
第二十一回	黄泉路上 金水桥边	疾风知劲草 版荡识忠臣	238
第二十二回	狼烟四起 贬逐权奸	兵败失权柄 福王献深谋	248
第二十三回	弱女求情	豪杰重一诺	

	丽门门前	台臣赤心冷	260
第二十四回	作弊灭口	风尘三尺剑	
	开诚布公	社稷一戎衣	271
第二十五回	忠心事主	焚稿知末日	
	假意殷勤	毒酒谋士亡	283
第二十六回	百姓寻仇	六怪散珍宝	
	血诗开路	立竿壮行色	296
第二十七回	风刀霜剑	征途历坎坷	
	铁划银钩	巉岩铭荣辱	307
第二十八回	独木桥头	六怪救故主	
	知友重逢	龙虎话宏图	318
第二十九回	谈今说古	权奸无颜色	
	万安桥上	强敌逞凶威	330
第三十回	天宝维垣	俊彦显绝技	
	萝江曲折	新秀建奇功	343
第三十一回	遁入空门	贾似道见“鬼”	
	伸张正义	郑虎臣除奸	358
第三十二回	洞房花烛	侠士诉真情	
	变起不测	视死忽如归	371
第三十三回	一骑二女	南山同喋血	
	尽释前嫌	北岭齐捐躯	382
第三十四回	痴情一片	孤胆闯禁宫	
	狂澜既倒	虽死目难瞑	393
第三十五回	日昏月暗	河山痛洒泪	
	风起云涌	天地卷狂飙	405

第一回

豪气雄风 忠门洒碧血
柔肠铁胆 显威八字桥

话说南宋理宗皇帝驾崩，太子禔在贾似道扶保下，欢天喜地的登上了九五之尊，做了一朝天子，是为度宗，改元咸淳元年。

这贾似道乃浙江台州人，表字师宪。其父贾涉路过一处叫凤口的地方，见到一妇颇有姿色，设法弄到手里，生下这个孽种。贾涉死后，贾似道凭借同父异母的姐姐贾贵妃的引荐，当上了“籍田令”。宋元战起，他自告奋勇要到淮扬招兵买马，替皇家保障东南。理宗皇帝便封这位野舅爷为两淮制置大使。由此更加春风得意，六年后，便做上了同枢密院事要职。不久，扳倒丞相吴潜，进身右相。时值忽必烈兵围鄂州，贾似道又自请为兼枢密使、京湖宣抚大使，谬膺节钺，出师汉阳。他暗遣密使，以愿称臣纳币，请求忽必烈退军。事有凑巧，恰逢蒙哥汗死，忽必烈要回国继位，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贾似道退兵之请。贾似道正好大作文章，趁元兵退军之际虚张声势追杀了一阵，便胜利班师回朝。理宗皇帝龙心大悦，加封他为少师，赐第葛岭，并封他为太子禔老师。

贾似道依恃扶保之功，掌握了朝廷大权，为巩固自己的势力，有朝一日篡权谋位，便假借改元伊始，安排亲信占据内外要职，同时排斥异己，肃清政敌，天下杀手。

在贾似道的政敌中，越州同知郑坝，最为贾似道所忌。贾似道记得，郑坝的宦籍是荥阳。为了洗劫彻底，不留后患，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直捣郑姓发祥地——荥阳，凡是郑坝的三亲六戚，尽在杀戮之列，一个不留。一路由长子亲自率领，奔向越州府，将郑坝满门抄斩。

贾似道的血腥计谋，被他的贾云华知道了。这贾云华非但容貌出众，而且心地善良，继承了她亲生母亲邢国夫人的秉赋，在葛岭贾府中，象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贴身丫头婉秋，称这位相府千金为“出水芙蓉”。

贾云华对郑坝父子的忠君爱国言行，早有所闻，心中钦敬，恨不得一见为快。如今听说父亲要残害忠良，大吃一惊，她赶紧派贴身丫头婉秋，骑一匹快马前往越州府通风报讯。

谁知不密，被两个掌握相府大权的小人窥悉。这两个小人，一姓廖名萱中，自号“小诸葛”，一姓翁名应龙，素有“小司马懿”之称。两人都是贾似道的心腹，掌管相府大小事宜，可以说是葛岭的‘半个主人’。他们发现贾云华的贴身丫头婉秋出离相府，便派两名杀手跟随其后。此时，贾云华还不知道，特地焚了几支香，向苍天祈求神灵保佑婉秋一路顺风，救得忠良一家性命。

就“出水芙蓉”贾云华跪地求天的时候，三百緹骑由贾大少爷率领，跃马扬鞭，直向越州奔驰。

越州又叫会稽（即今天的绍兴市），位于杭州城的东面一百一十六里。是南宋历代帝王的陵寝宝地，又是陪都。城中官民，对于新皇帝即位，自然大庆大贺一番。特别到了夜里，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蔚为壮观。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笙箫鼓乐声中，皇家御用鹰犬——三百缇骑闪电般地将越州同知郑损的府邸，团团包围了起来。临行前，贾似道特别嘱咐：除了郑损夫妻与其子郑虎臣要押解进京交他亲自处置外，其余的杀光斩绝！

越州同知郑损，字隆，福建长溪县（今福安）溪柄乡南山村人氏。自幼习文尚武，豪气干云。心怀岳飞未竟之志，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跨战马，披甲胄，挥师北上，直捣黄龙，收复失地，解民倒悬，留名青史。以其文武双全，闻名京都。

适逢贾似道为了实现野心，网罗党羽，见郑损是个难得的人才，有心笼络。起初，郑损不知司马昭之心，还以为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从此可以为社稷尽心尽力，干一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事业了。可是，一经与贾似道来往接触，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位相爷招降纳叛的野心。于是，他满腔热血，一股豪气，提笔写诗讽谏：

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

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贾似道见诗大怒，欲找借口治郑损之罪，铲除异己。但是，他的心腹谋士廖莹中和高级馆客翁应龙一致要贾似道表

现出豁达胸怀，以便收买人心。因而，这位权柄在握、势焰凌天的太师，不但宽宏大量，而且还送给郑垞越州同知这个肥缺。

郑垞因祸得福，把全家都接到任所，谨慎小心地做官，清清白白地做人。他和宜人许氏只生一子，由于丁薄，就把许氏一派族亲延纳府邸，连藤带瓜，牵枝拖蔓，约有三百余口。一任几年，家业兴旺，倒也舒心惬意。郑垞对贾似道的戒备之心，慢慢就松懈了。酒后茶余，一时兴起，挥笔题诗，抨击时弊。特别看到国政日非，国土渐被元人鲸食，心头悲愤，拔剑走马，英风豪气丝毫不减当年。在郑垞影响之下，独生子郑虎臣不仅精通文墨，而且尚武，虽然习武练功，但起步较晚，武艺只是一般，而雄风侠气，却不亚于其父。有一次，郑虎臣从太学回到越州，与几个同窗好友会集兰亭，学曲水流觞故事，杯酒落肚，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痛斥权奸。其中一人想试他胆量，故意说：“兄台高谈阔论，敢到相府门前畅抒胸臆吗？”血气方刚的郑虎臣，二话不说，跳上马背，一口气跑了一百一十六里，到葛岭相府，不假思索地在粉墙上草就一阙《沁园春》。词曰：

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何县何乡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

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须经理，万取千

焉。

葛岭相府本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平民百姓为好奇探密，稍往门内一瞥，被挖了眼珠，丢了命的，不计其数。郑虎臣一介书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时大快人心。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美称：“回天圣手”。

郑虎臣在相府粉墙填词，公然抨击贾似道的这一举动，几乎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回天圣手”郑虎臣，因此誉满八方，名动京城。

贾似道知晓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密查暗访。弄清“回天圣手”郑虎臣，究竟是何许人也？当他得悉，郑虎臣乃郑坝之子时，气得浑身发抖。有其父，必有其子。想当年郑坝以诗讽谏，老夫以德报怨，不但没有责罚惩治，还给他肥缺。如今他恩将仇报，唆使儿子骂上门来。倘置若罔闻，人们以为堂堂相爷外强中干，群而效之，成何体统？看来不杀一儆百，便失尊严，莫说将来执掌社稷，就是眼下要保持凌驾万人之上的威风，亦有困难。为此，贾似道让廖莹中和翁应龙去查办。

由于郑坝向廖莹中和翁应龙及时行了贿，他们只褫夺了郑虎臣太学生资格了事。

贾似道怎肯善罢甘休，对郑家父子一直耿耿于怀。郑家今天这场灭门大祸自是难免。

单说这带着三百缇骑的贾大少爷，还是在贾似道做储君老师时，便把他安插到缇骑队伍里的，太子褫做了皇帝，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从一般的缇骑，提升为侍卫军马步军副都指

挥使。以此，取悦他的恩师贾似道。

这贾大少爷自幼就继承了其父风流本领，长大后成了问花寻柳的行家。混迹缇骑队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临安百姓对这个绰号“好色狼”的贾大少爷，无不切齿痛恨。如今可好，让他率领缇骑洗劫越州府邸。贾大少爷岂肯白白放过一次大享艳福的机会？他把三百缇骑分成三队。一队人马包围府邸，以防漏网之鱼；一队挥刀舞剑，进门杀人；一队人马跟着他纵情渔色。

可怜越州同知郑损事先未获半点风声，当见到明火执仗、奉着圣旨蜂拥而至的缇骑时，惊诧不已，目瞪口呆。宜人许氏，更是惊慌失措，浑身不住地颤抖，上下银牙不停地互相打战，哆哆嗦嗦地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眼睁睁地望着这些穿白靴的皇家鹰犬，如狼似虎地到处烧杀。只听哀啼号哭，到处血溅尸横。阖府上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三百余口皆成刀下之鬼，冤屈之魂。

郑损惊魂稍定，赶紧搀扶老妻，免得她瘫软倒地，有失仪态。他们在刀口监视下，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相互看了一眼。这一眼光的交流，不仅是相互鼓励，而且还包含着宽慰。因为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没有他们的独生子郑虎臣。他们知道，郑虎臣一定是乖巧地藏了起来。只要能保住子孙的性命，延续后代，郑损便觉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至于宦海沉浮，他思想上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了几年的越州同知，没有给子孙去积攒什么钱财。虽然平时爱喝酒题诗，但涂鸦兴毕，便命儿子郑虎臣将诗稿烧毁，不留一点痕迹。可以说，任何罪名都难落自己头上……

就在郑顷为不幸中之大幸而庆幸之时，忽然喊杀之声撼动着他的心弦。抬头看去，只见十几个缇骑正在追捕郑虎臣，而郑虎臣浑身血迹边逃奔边搏击，孤身力敌群丑。他那一身斑斑血迹，不知是溅上去的呢，还是受了伤。特别是郑虎臣母亲许氏心地软，见儿子浑身血迹，鼻子一酸，扑簌簌眼泪就掉了下来，象断线珍珠，就是止不住。

其实，郑虎臣没有受伤。他本来与一班朋友在后花园的荷亭里饮酒畅谈，见天色已晚，宴罢客归。郑虎臣则因友人的一番慷慨陈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徘徊荷塘，筹思抗元救国之道。当他发现府邸被围个水泄不通时，一场惨不忍睹的浩劫已经开始。他想挺身拼搏，但情况不明。况且自知武艺不精，功夫不到，力不从心。不如暂避锋芒，筹思良策，以待时机为好。郑虎臣主意打定，立即跳进荷塘，藏身于千张万张的荷叶丛里。迎风摇曳，婆婆作响的多情荷叶，成了郑虎臣的安全庇护所。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藏不住了。

原来贾大少爷搜捕到一个姿色绝佳的丫头，和几个缇骑把她抓到荷亭里来，剥光了衣裙，将她那如雪似脂的胴体绑在亭子的柱上，进行凌辱轮奸。他的心禁不住颤抖起来，堂堂七尺男儿，连一个可怜的姑娘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报仇雪耻，抗元救国？郑虎臣这么一想，怒火从心中燃起，他大喝一声：“禽兽，看锤！”便从荷叶丛里飞身跃上荷塘，浑身湿漉漉地扑向贾大少爷他们。

贾大少爷正忘乎所以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吆喝，急循声去看，只见从水里跳出个男人，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链子锤狠狠地迎头砸了过来。郑虎臣这一锤凝聚着无限仇恨，重

若千钧，贾大少爷要是着上，哪里还有性命？也是他命不该绝，旁边一个自恃武功高强的缙骑纵身挺刀迎了上去。他哪里迎得住这一锤，顿时脑浆四溅，血肉横飞，一命呜呼了。郑虎臣这一锤把贾大少爷和缙骑们吓得魂飞天外，呆若木鸡。郑虎臣急忙去为那丫头松绑。

“少爷，你——快逃吧！”那丫头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么一句。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丫头的话，倒提醒了贾大少爷。他虽然没见过郑虎臣，但已明白面前的这个血气方刚的男子，就是郑坝的独生子。他惊魂稍定，便向缙骑们下令：“活捉郑虎臣！”

武艺一般的郑虎臣，根本不是缙骑们的对手，他惟一的优势就是熟悉地形。他利用地形，与众多的缙骑们游斗。若不是贾似道要亲自处置郑坝父子，缙骑们下手顾忌，郑虎臣早就没命了。

缙骑们在郑坝夫妇跟前，没有多久便捉住郑虎臣。贾大少爷又下令仔细搜索了一番。见一无所获，他便恶狠狠地问郑坝夫妇：“你们的媳妇和两个孙子呢？”

要斩草除根！郑坝见儿子被捉，便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孙子身上，希望两个孙儿能幸免此难，接续郑氏宗嗣。他宽心地一笑，毫不理睬贾大少爷。

许氏担心丈夫不开口要受皮肉之苦，赶忙颤颤惊惊地撒了个谎：“媳妇带着两个孙儿，回祖籍去了。”

其实，郑虎臣妻子带着两个小宝贝正在越州街头凑热闹玩耍呢！三百缙骑包围府邸之时，郑虎臣妻子阮氏一手各牵着一个儿子挤在人群中，兴味十足地看江湖武师卖艺。忽

听身后有人焦急地轻声呼唤：“畜玉、周玉！”她扭头一看，只见老家人脸色惨白，紧张地向她使个眼色。阮氏明白家中一定出了什么事，老家人不便直接呼唤自己，才叫两个儿子郑驹和郑骏的乳名。阮氏拉着两个儿子，跟着老家人匆匆走进八字桥边的一户人家后，心急火燎地问：“快说！出了什么事？”

老家人老泪纵横地告诉她，数百緹骑突然包围了府邸，奉旨抄斩满门，捉拿郑圻父子。

“啊？”这骇人听闻的消息，使阮氏大吃一惊。她不相信突然降临的横祸，因为没有任何风声，没有任何征兆。她把两个孩子郑驹、郑骏交给老家人照看，自己要回府去救丈夫，救公公婆婆。

“少奶奶，你这不是飞蛾投火吗？”老家人阅历深，考虑多；他极力劝阻阮氏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阮氏却已不顾一切地奔向府邸所在地——小城。老家人带着孩子，也随后追去。

原来这越州有大小二城，系春秋时期范蠡所筑。小城为官衙署地，大城是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节庆之日，小城远不如大城热闹。所以，郑驹、郑骏吵着要母亲带他们到大城来游玩。三百緹骑包围了越州府同知的官邸，明火执仗，大加杀戮，闹得沸沸扬扬，大城百姓不但毫无察觉，而且还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呢！

这阮氏乃梁山好汉阮氏三兄弟阮小七的后代，名青英，人称浑江水母。颇有先辈不畏强暴，性烈如火的遗风。她风风火火地赶到小城时，面对那如狼似虎的三百緹骑，才感到

自己身单力薄，难以胜敌救人。虽是如此，她营救丈夫、营救公公婆婆的决心，并没丝毫的动摇。阮氏隐伏暗处，心中琢磨着营救办法。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又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她眼睁睁地看着皇家鹰犬在府邸中惨无人道地血洗，自己空有一身武艺，却无力制止这场浩劫，不由泪流满面。她恨自己没有办法，只有泪水，救不了丈夫，救不了公公婆婆。蓦地，她想到了水，想到了自己秉承先辈遗传，水下功夫是自己的最大优势。于是，她毅然回到八字桥边，待机而动。

这八字桥，是一座东西向的梁式石桥。桥面由条石铺成，略有弧度。正桥高一丈五尺，净跨十三丈五尺，桥洞宽四丈多。跨南北流向的主河，主河两侧各有小河一条。桥的踏跺，东侧沿河岸向南、北两个方向落坡，西端向西、南两个方向落坡。西端南面的踏跺下筑有梁式桥洞，跨越小河。自桥南北望，两条沿主河岸向南的踏跺呈“八”字形，桥名由此而来。这种匠心独具的设计，使一桥通三街，经三河。可以说，举世罕见。

阮氏寻着了老家人和郑駉、郑骏，她们进了一座楼屋的楼上，依窗探视。当阮氏看见三百缇骑押解着公婆和丈夫走近八字桥时，她连忙交代老家人说：“万一我身有个三长两短，望忠介老爹想办法抚养两个幼儿，莫使忠良绝后，就足以慰藉郑氏一家在天之灵了。”

老家人含泪拉住阮氏，苦苦哀求她不要造次，以抚养郑氏血脉为重。

阮氏主意已定，怎肯更改，她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向

老家人磕了几个响头，泪流满面地说：“拜托了！”

阮氏向老家人跪地磕头，吓得老家人赶紧趴在地上不停地磕着响头，再也不敢多嘴了。

郑虎臣的两个儿子郑驹、郑骏，虽然年幼无知，但也好象意识到了生离死别似的，各自抓住阮氏的左右胳膊，哭哭啼啼，一迭连声喊着：“娘，我们不分开！娘，我们要跟娘在一起！——”

阮氏被两个孩子哭得心如刀绞，但她的决心已下，义无反顾。她出身寒微，嫁与郑虎臣后颇得天伦之乐，特别与丈夫感情深笃，无限恩爱。她珍惜幸福的生活，更珍惜爱情。她不容许任何人来破坏这个甜蜜的家庭，她要把不该失去的，全都找回来！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阮氏咬了咬牙关，把两个儿子郑驹、郑骏往老家人怀里一推，转身下楼，冲出门去，迅速下河，潜入水中。

三百缇骑在贾大少爷率领下，经过杀戮奸淫的渲泄后，一个个精神疲惫，萎靡不振，松松垮垮地簇拥着钦犯郑损夫妇和郑虎臣走上八字桥。他们认为郑损夫妇和郑虎臣反正被五花大绑着，而且押解在队伍中间，插翅难飞，因而，他们漫不经心地一路嘻嘻哈哈，交谈着杀人的乐趣，奸淫的快感。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当三百缇骑有一半过了八字桥时，郑损夫妇和郑虎臣才被推搡到八字桥顶。突然，从桥墩下面翻上一个人来，浑身水淋淋地立在桥中间，向郑损夫妇谄媚作礼。使郑损夫妇和郑虎臣都大吃一惊，不敢相信阮氏已出现在他们面前。

阮氏正要为公公婆婆和郑虎臣松绑，缇骑们已从惊愕中

回过神来，立即向她扑来。为首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缙骑，他跳下马背，一掌夹着劲风向阮氏当头劈来，嘴里喝道：“你是何人，敢来送死？”

阮氏没有时间替亲人松绑，只得闪避这一劲道十足的风雷掌。同时一脚踹踢对方胸膛，朗声回答：“你姑奶奶就是‘浑江水母’来劫钦犯，你能怎样？”

由于阮氏继承了先辈的水上功夫，江湖朋友戏称她为“浑江水母”。可是，缙骑们却不知道，因而也没把这个孤身女子放在眼里。虽然蜂拥而上，要抓住她，然而个个都是抱着寻欢作乐占便宜的态度，嬉皮笑脸地戏耍着阮氏。

阮氏是个过来人，心里厌恶，却不着恼，利用他们轻视与戏弄的心理，一边周旋，一边迅速接近郑虎臣，低声耳语了一句：“下水。”然后亮出梅花刺刺倒几个缙骑，随手一提丈夫，郑虎臣配合妻子，也将身一纵，跨上桥栏，跳下河去。

贾大少爷虽没见过阮氏，但却曾耳闻过她的诨号。乍听她自称“浑江水母”，一时没想起来。当见她在拳脚交加之下，特别关切郑虎臣时，才恍然大悟。他立即指派部分缙骑在八字桥附近搜寻郑虎臣的两个儿子，斩草除根。同时敦促：从速拿下阮氏，一并押解进京。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阮氏见丈夫跳下河去，自己虚晃几招，也跟着一头栽进水里去了。

“放箭！”贾大少爷见不但没抓住阮氏，还跑了郑虎臣，气得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大叫：“放箭！放箭！”

正是：